

小说卷①

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

江水如蓝

金波 樊发稼 安武林 主编



YZLI0890120066



新时代出版社
New Times Press



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

江水如蓝

小说卷一

金波 樊发稼 安武林 主编



新时代出版社
New Times Press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水如蓝/金波, 樊发稼, 安武林主编. —北京: 新时
代出版社, 2010.5 重印

(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. 小说卷; 1)

ISBN 978-7-5042-1190-3

I. 江... II. ①金...②樊...③安... III. 儿童文学—小说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13538号

※

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邮政编码100048)

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 960×710 1/16 印张 16 字数 194千字

2010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—13000册 定价 19.8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我社负责调换)

国防书店: (010) 68428422

发行邮购: (010) 68414474

发行传真: (010) 68411535

发行业务: (010) 68472764



点燃一盏灯

安武林

阅读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从童年开始阅读的。从童年开始阅读，就等于开始领略文字的奥妙和文字的精髓了。

文字就像是魔方，按照不同的形式排列，就会出现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声音，从而达到不同的效果。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文字是有灵性的东西，它凝结着作家的智慧和心血，感情和才华。

而不同的作家排列在一起，就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了。有的人喜欢抒情，有的人喜欢讲故事，还有的人喜欢来点思考性的哲理。不论哪一种，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。

这一套书，文体非常齐全，有小说，散文，诗歌，童话，报告文学，能满足我们不同的审美趣味。而有的作家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他们能写多种文体，且都有出色的表现。

我们之所以把这些作品取名为“新经典”，就是说那些老的经典作品我们差不多耳熟能详了，不是从其他名著中看到，就是能从课本里面读到。而这些新的作品，除了个别的篇章之外，大多数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过。所以，它能带给你阅读的惊喜。



这些作家，除了金波、张之路、曹文轩、秦文君等我们非常喜欢的作家之外，还选了很多在儿童文学界非常有实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。所选作品大多为获奖作品或者是作家的代表作。我们还选了几个颇有名气的中小学生作家，他们不是出版过作品，就是发表了很多文章。他们的文字更贴近读者的心灵，更能给读者们以激励。

曹文轩说，一本好书，就是一轮太阳。

梅子涵说，点燃孩子们阅读的明灯。具体的原话我不记得了，反正是说童年开始阅读是一件幸福和快乐的事。

我相信曹文轩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他说，读书长精神。他说，喜欢读书的孩子和不喜欢读书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一个高贵的、高雅的、精神和心灵世界丰富的人，必然是一个酷爱阅读的人。

我更喜欢说，书里藏着这个世界你想知道的所有的秘密。

每个孩子都有好奇之心，那么阅读这些文字，一定会有快乐的收获。而惊喜呢，我实在回答不上来，我不知道哪篇作品会让你流连忘返，津津乐道。所以，我们尽可能地给你提供多种风格的作品，让你来选择。

打开这套书中的任何一本，就等于划亮了一根火柴。一盏阅读之灯就被点燃了。

文字的芬芳，文字的光芒，文字的温暖，都会扑面而来，请慢慢地燃烧你充满渴望的心和充满好奇的眼睛吧！



C 目 录

CONTENTS

四弟的绿庄园	秦文君/2
在长长的跑道上	张之路/16
我的故事讲给你听	梅子涵/30
小鱼鹰嘎咕	湘女/42
伊芝舅舅	韩青辰/49
鸟儿在天上	刘东/59
丧门神的笑容	周锐/69
张松做家教	周锐/75
长江的童话	董宏猷/86
大江魂	董宏猷/99
爸爸的笑脸	徐玲/109
姐姐比我大两岁	张玉清/118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	三三/139
回家的路	殷健灵/157
窗外是海	老臣/169



你用心爱过一朵花吗	舒辉波/179
考试麻辣烫	黄春华/194
我不是坏孩子	赫东军/203
乌鸦变成和平鸽	韩静慧/222
是我，不是你	王勇英/229
小海和大海	满涛/240



秦文君

秦文君，1954年生，上海人。当代作家。儿童文学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已出版作品四百万字，代表作有《男生贾里新传》、《女生贾梅新传》、《小鬼鲁智胜》，《小丫林晓梅》。

先后四十余次获各种文学奖，其中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宝贝当家》、《孤女俱乐部》等作品分别获国家精神文明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；国家图书奖提名奖；冰心儿童文学奖及上海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；中国作家协会第三、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；第三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。《小鬼鲁智胜》，《男生贾里》，《家有小丑》等十余部作品被改为电影、电视连续剧，先后播映。





四弟的绿庄园

sì dì de lǜ zhuāng yuán

秦文君

我当女孩时，想法千奇百怪，有一阵特别推崇吃辣椒不眨眼的男孩，感觉他们坚毅无比，能包打天下。四弟就能大口嚼辣椒，忽而倏地一笑，走神想他喜欢的东西。

他仿佛也寻不到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兴趣千种万种变幻无穷，先是热衷于扮医生，往我肋上叩几下，开张皱巴巴的药方。母亲大喜，急忙买回听诊器。谁知不几日他就移情于养蝌蚪，拔下听诊器的橡皮管吸蝌蚪粪。母亲又兜遍全城买回一尊漂亮的瓷鱼缸。哪料第二天他就将那小生灵送了人，缸底凿个洞，栽上棵病怏怏的蓖麻。他就那么恶作剧般地轮番折腾，种种热情都像先天残缺的种子，刚入土就死得不明不白。他的操行终于使母亲的痴情犹





如蚕蜕壳，一层层蜕去，最后结个硬茧。

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仿佛使四弟很痛苦。他才十岁就善于飞眼察看父母脸色，常常低眉顺眼。我有一回远远瞧见他垂头丧气走来，斜刺里跑来个脸色发白的男生，伸手往四弟脸上抽打两下，四弟居然不敢还手，像只地老鼠似地疾速逃遁，逃出几米远才阴阴地骂句“Pig”。整个一天我失魂落魄，说话口吃，随时都能淌下眼泪。那白脸男生就成为我生平第一恨过的人，就因为他让四弟那么羞愧地败在手下。

同年冬末的寒潮里，四弟染上肺炎，病愈后竟开始赖学。父母软硬兼施，他却哀哀的，似乎满腹心酸。班主任上门来家访，耸起肩来幅度很大，耸完就说四弟留级已成定局。

我祖父就在四弟眼看垮掉的当儿，从山东老家日夜兼程赶来。我感觉他的红脸膛像初春第一束温馨的阳光。他说梦见孙儿在呼唤。真神了！

祖父身材魁伟，蓄的白胡子及胸，戴一顶晒白发脆的草帽，全身散发浓烈的劣质烟的辛辣气。

祖父的出现使四弟活跃起来，一老一小凑得很近交谈，鼻尖对鼻尖。祖父弯下身，四弟则凸胸站个笔直，仰脸如向阳的葵花。他的脸毛茸茸的，满是短而纤细的白汗毛。我总想像抚摩一枚鲜果那么去抚摩它。

祖父打点行装那天，四弟突然离家出走，到夜里仍不见踪影。后来母亲在她的大枕头下翻出四弟的留条，大意是他已铁心去老家，如应允就打开所有窗户表示欢送，否则他情愿讨饭也不回家。父母横商量竖商量，家中的灯彻夜不眠召唤他。唯有祖父鼾声舒畅，我怀疑他参与了四弟的密谋。

拂晓时父母决定妥协。我跑去打开窗户。远远的忽暗忽明的天光中，有个男孩蹲在旧屋檐下，眼白在暗影中忧郁地闪烁，宛如湿了羽毛走投无路的





夜鸟。突然，他瞥见大开的窗户，朝天直直地举着胳膊奔来，带着夜里的潮气飞跑，嗷嗷叫着，气势如一举攻克堡垒的壮士。

后来四弟伸手向母亲索讨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养冬虫豁了边的罐子。他把家什塞进灰扑扑的帆布包，在小腿上还别出心裁地勒上绑带。

送别那天我怕自己会伤感，特意让母亲到时提醒我。火车启动那瞬间，四弟竟满面春风，大作挥手状，弄得大家只好硬僵僵地笑。

母亲是顶不快活的，四弟离她时如此笑口大开让她发闷，竟没有一点儿留恋，这铁石心肠的四弟。母亲抻抻袖子，弄好头发。我感觉要让人克制内心汹涌的感情那简直难死了。在春寒裹挟的空车站内，我们伫立许久。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把空落落的心一颗一颗连为一体。然而当我踏进家门，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便袭上心头。少了一个人，这个家就缺了一块，从此欢乐会从缺口中逃掉；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里闯进来。

祈祷你早日平安归来，亲人四弟。

父母大人在上：

见字如面，自祖父携儿一路平安抵鲁已有数日，衣食住行均好，请勿惦念。

敬祈

大安！

儿四弟叩上

收到这么一封八股兮兮的平安信，我们简直瞠目结舌，四弟怎么变成文绉绉的章先生了？只有父亲沉默着，半晌才说这属祖父的文风。祖父为





人忠烈豪放，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，但因为出自孔夫子故乡，十分注重礼仪，特别对古色古香的书信体怀有一腔热情。父亲说这热情来自他对文化人的崇拜。

那夜全家人都毫无睡意，揣着种欢喜与苦涩交织的情感，你一言我一语拼凑着千里之外的情景：四弟双肘倚在炕桌上，紧捏笔杆，祖父念一字，他写一字，他甚至结结巴巴不能将它们读连贯。遇上不认识的字，他就用笔杆使劲掏耳朵。祖父呢，用粗大的手指一遍遍在桌面上比画着……

可自那封平安信后，四弟竟杳无音讯。

春去夏来，四弟遗留在家的种种迹象，犹如一双像纸那么薄的破跑鞋的底，因换季的大清扫送进了垃圾箱。四弟就像是气味一般，从聚到散。日子一天天擦抹去四弟往昔的种种恶作剧，我发觉他在一天天光亮。

寄往山东的信几天一封，但始终没有四弟的复信，难得祖父笼统地复一封，寥寥数语。开头总是“见字如面”。

那个夏季郁闷潮热，气压低低的，母亲下颏日益尖削，心里筑起的防线崩溃了，深处的缺憾就泉涌而出。

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她絮絮地说。

父亲总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！”

“出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别瞎想！”

母亲叹息一声，仿佛面对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她说当初答应四弟是想让他在外吃尽辛苦，然后浪子回头，她以为四弟过不了几天就会寄讨饶信来的。





然而，四弟如出弓的箭。

终于，母亲忍不下去，写信说思念四弟，希望他照张近影寄来。母亲的聪明使父亲微笑地摇头晃脑，全家兴冲冲地等待着四弟露面。

不久，照片寄到，竟是张集体照！十来个裸着上身的男孩蹲在一个土坎上，一律是长脸膛，一头焦黄发硬的头发，肩膀被耀眼的日光晒得黑沉沉的。照片印得含含糊糊，因此只能隐约看见居中的男孩与四弟有些相似。

四弟和同伴的集体照装进镜框，我分外喜欢他们的潇洒随便。母亲常对着它出神。秋天里，父亲也有些变，我想将四弟交给祖父他一定称心，只是四弟那儿渐渐地断了消息。

祖父已有三个月未写“见字如面”了。

母亲又照例絮絮叨叨：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母亲还是这句老话。

“我想不大会。”父亲的口吻已失去坚定。

“出了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会出些什么意外呢？”父亲拼命按太阳穴。

就在父亲承认内心焦灼不安的第二天，北方人的急躁天性使他立即去买了三张火车票，他们带我一道坐上北行列车。列车动荡向前，一路风尘，我感觉正分分秒秒地接近四弟。

山东的深秋干燥中夹带着寒意。初见四弟我吓了一跳，他穿得鼓鼓的像个山东大红枣，头发理得像个老头。母亲对他张开手臂，仿佛怜悯地等待游子扑入怀抱。

四弟清澈的眼光一闪，或许是我们惊讶的神情冷落了他。他躲到祖父宽





大的背后，瞬间就传来闷闷的捶背声。

祖父病得很重，但仍坐得笔挺地迎接我们。后来才知，祖父已病了半年多，但从来对我们守口如瓶。

本家的几个婶子先后赶到，大都穿着鸭蛋青的裤子，脸孔明丽。她们带来些鸡蛋、羊肝、猪肉什么的，有的张罗做油饼，有的杀鸡。有个婶子边掐葱头边跟四弟说着话，仿佛她对他的宠爱更不一般，说几句就动手，推他拍他在他鼻尖上点一下。还有一个婶子穿梭着大声吆喝四弟去生火，他慢了一步，她便随手往他肩上一拍，他被拍得咧嘴。我感觉她们待他亲昵得像浓厚而又甜过头的蜂蜜。母亲怔怔的，充满惶惑，干巴巴地说：“亏你们照顾他。”

四弟屈着一条腿跪在灶口前，火花闪闪，他鼓突的腮油亮亮的，像精神的小泥人。他居然知道烧火诀窍，架好柴，火忽拉一下直蹿出灶台半尺高。母亲搂着我站在边上，他却不肯转脸，只执拗地留给我们一个侧影。母亲的手松了，从我肩上滑下去，我背上的衣服沙沙响了一阵。

家乡是鲁菜大系的发源地，普通原料也能炒出丰盛的菜肴。然而母亲却失去常态，不顾应酬，滴水未进。

父亲见势头不对，饭后就很英明地把母子二人推出家门单独在一起。很晚，母子俩携着手进来，四弟眼圈微红，母亲则更是悲喜交集。

“母子相认了？”父亲欠起身笑。

四弟主人似的忙着把我们的提包归在一起，“我说话转不过舌头，出口就是山东腔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？”我说，“不要我们了。”

“谁不要谁呀！”他大人物一般：“我忙啊，里里外外。不是寄照片了





吗？！”

“哦，那张赤膊的？”

“什么赤膊的？那叫光膀子！说赤膊他们会笑话的！夏天种地时照的。种地，流汗长老茧。”

太可怕了，他在家人人捧在手心，到这儿却让他种地！像耕牛那样辛苦！哦，亏得我们来拯救他！

从那晚起，四弟就不疏远我们，甚至亲热得寸步不离。有一天，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地。

祖父支撑着同行。大病初愈，他的个子缩小了点，系完鞋带佝下的身子半天才能直起。祖父曾是四乡闻名的种地瓜专家，他种的地瓜个大、糖分足。祖父总说是那块土肥，养人。撑到田头，祖父倚着株老树，迷迷糊糊地睡去，他的睡姿像一个闭目养神的老神仙。

四弟的地是那块肥土中最向阳的南端，才方圆几步，用些小栅栏围起，边上竖了块小牌，四弟写着：我的庄园。

秋日景美，他的庄园洒满旺盛的阳光，他在那儿像一株蓬勃小树。四弟突然蹲下，把一块粘土搓细了。他扒开地瓜秧让我们看，只见细腻饱满的土上，纵横交错着许多裂痕。

“我把力气藏在里头。”四弟仰起脸来，“播种时刨地，夏天锄草，浇水打虫……”

“地瓜熟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是力气和本事熟了。”四弟大叫道。

我们帮他收获地瓜，它们淡红色的，新鲜如婴儿。有一个巨型的地瓜足有小盆大小，沉甸甸的，外皮上粘着渗出的糖分。天很高，无云，四弟在他





的庄园内手舞足蹈，我忽而感觉他过得自由、浪漫。

穿红戴绿的婶子们推来架子车，装着地瓜。她们让四弟去驾辕，就像差使一个本领通天的男子汉。我忽而感到从未有人这么重视过他，家人都把他当成个不能信赖的小不点儿。

四弟驾着装满他财富的架子车，一路吆五喝六，路人见了硕大的地瓜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四弟同他们打招呼，整个儿像换了个人。我想，那一天会唤起他久远的骄傲。

母亲讷讷地说：“怎么可能是他干的呢！”

“他喜欢这儿。”父亲说，“喜欢无拘无束，这像我。”

母亲迅速地扫了他一眼。

我记起父亲一向喜欢夏天打赤脚喝凉水，原来这些习惯还有根源。父亲胖胖的，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发了迹，但他不喜欢城市工作，他说一口牙全坏了，都是水土不服。

祖父用脚墩墩地，他说地底下是实的，土是活的，有经脉有灵性，通晓它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。四弟他，来就迷上它，能在地里成天地劳作，还喜欢同它谈天，它是一个博大宽深的潭，他把力量和才智还有汗滴都储存在土里，藏久了能酿出甜蜜浓郁的芬芳。

回村路上，远见炊烟袅袅，多情而又婀娜。祖父的院里卵石铺地，有只大缸，满盈盈一缸雨水，我忽而感觉四弟凿个洞的金鱼缸那么微小，过于精致。他现在可以养一河的蝌蚪，种一亩蓖麻……那样有气度地去爱。

祖父当晚送了支小猎枪给四弟，可以装铅弹打小走兽，说是秋收完毕就可上山。四弟攥紧他的拳，招招摇摇地走了一圈。父亲忍不住拍拍他，也许忆起他自己当年也曾那么大胆、精神、生龙活虎。





那是父亲最美的念念不忘的岁月！

我们的归期渐近，母亲三番两次提及，期望四弟能松口。她当着父亲祖父等人的面说：“早点去订好票行不行？”

“好吧。”父亲说，“订几张呢？”

一屋子的人都盯着四弟，他也很敏感，故意用唱歌似的长音说：“丈量过我的庄园了吗？长七步，宽五步，生出五百八十一只地瓜。”

“大小都算？”祖父跟着打岔，“有的才拇指大。”

四弟干脆地答：“是地瓜都算。”

后来母亲私下找祖父，希望他出面劝四弟。祖父攥着胡子思忖半天才说：“听凭他决定吧。”

祖父婉转地拒绝了母亲。临别前夜，他把我们叫到跟前。他说命运召唤每个人，人在哪里活着都是有苦有乐，穷也好，富也好，心里不苦遂了意愿就好。一个人一种活法。

